

# “形义错配”与名物化的参数分析\*

邓思颖

**提 要** 沈家煊(2007)讨论了六种所谓“形义错配句”,提出了“类推糅合”的分析方法。在这篇文章里,我们通过普通话和粤语的比较,论证那些“形义错配句”都应该由动名词名物化所产生,跟“类推糅合”没有关系。粤语缺乏部分的“形义错配句”是因为名物化在粤语有特殊的句法制约,跟形成动名词的移位参数有关。

**关键词** 形义错配 类推糅合 动名词名物化 参数理论 粤语

## 一 引言:“形义错配句”与“类推糅合”

沈家煊(2007)讨论了以下六种带“的”字的句式:

- |              |                 |
|--------------|-----------------|
| (1)他的老师当得好。  | (2)他的主席,你的秘书。   |
| (3)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 (4)你念你的书,我睡我的觉。 |
| (5)他生我的气。    | (6)他看了三天的书。     |

这些句式的特点是:“的”字短语在形式上看来像领属定语,但意义上却跟后面的名词没有领属关系。如例(1)的“他的老师”并不是说某某人是他的老师,而是指“他自己当老师”的意思。因此,这一类“的”字短语通常称为“准定语”(甚至称为“伪定语”),由“准定语”所产生的句式也常常称为“形义错配句”,即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发生了错位。

为了解释这些“形义错配句”的产生,沈家煊(2007)提出了“类推糅合”的分析方法。所谓“类推”,它产生的基础是一个“ $a : b = x : y$ ”的方阵格局,例如(7)。在这个方阵格局里, $a$ 和 $b$ 之间的关系类似于 $x$ 和 $y$ 之间的关系,其中 $a, b, x$ 三项已经有现成的例子。沈家煊(2006a)指出, $a$ 和 $b$ 在形式和意义上相关,容易由 $b$ 联想到 $a$ ,而 $a$ 和 $x$ 在形式和意义上相似,容易从 $a$ 类推到 $x$ 。 $y$ 项暂时缺乏现成的例子,它的产生是仿照 $b$ 类推出来,属于“联想”和“类推”两种

\* 在写作的过程中,衷心感谢以下各位跟笔者进行有用的讨论(按汉语拼音序):黄正德、李行德、刘丹青、沈家煊、司富珍、萧月嫦、叶凤霞、张和友、张庆文等人。当然,文中的错漏与上述各位无关。本文的初稿曾发表于由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小型研讨会”(2007年8月)、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2008年5~6月)。本研究获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项目“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Dialects”(编号B-Q02H)的资助,特此致谢。

思维方式交会的结果。

(7)a b  
x (y)

“类推”通过“糅合”来实现(沈家煊 2007)。上述(7)的 b 取它的结构式, x 取它的词汇项, b 和 x 加以“糅合”, 而“糅合”的结果填入 y 的位置, 得出完整的方阵。x 和 b 之间越是容易建立某种概念上的重要联系, 两者就越容易发生“糅合”(沈家煊 2006a)。

以上述例子(1)为例, 沈家煊(2007)认为应该通过句子的“类推糅合”产生, 有以下的方阵格局。

(8)a. 他讲课讲得好      b. 他的课讲得好  
x. 他当老师当得好      y. —— ← xb 他的老师当得好

例(8)的 a 和 b 两句是相关的, x 跟 a 相似, 但缺少了跟 x 相关而跟 b 相似的 y。按照“类推糅合”的方式, b 取它的结构, x 取它的词项, b 和 x 经过“糅合”后, 得到 xb, 填入 y 的位置, 形成了“他的老师当得好”这样的句子。

## 二 粤语的“类推糅合”

我们首先讨论像(3)的例子, 为了方便讨论, 这个例子重复在(9)。

(9)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10)他是昨天进的医院。

为了解释普通话这种“的”字句, 沈家煊(2007, 2008)认为这种句式通过“类推糅合”产生。以(9)为例, 按照以下的方阵格局, 填入 y 的是仿照 b“类推”出来的, 是 b 和 x 经过“糅合”的结果。

(11)a. 这是去年生的父亲      b. 他是去年生的父亲  
x. 这是去年生的孩子      y. —— ← xb 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从汉语方言比较的角度来考虑, 这种句式并非在所有的方言里都找得到。Chao(1968)早就指出了像(9)和(10)等句式是北方话的“一个特有的用法”(a specially Northern usage)。Lee and Yiu(1998)指出了香港粤语(以下简称“粤语”)缺乏这样的“的”字句。跟(9)和(10)对应的(12)和(13)在粤语里都不能接受。

(12)\* 佢係旧年生嘅仔。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13)\* 佢係寻日入去嘅医院。他是昨天进的医院。

如果“类推糅合”的分析是对的话, 为什么粤语不能形成以下的方阵格局, 按照同样的方式产生像(12)的句式?<sup>①</sup>

(14)a. 呢个係旧年生嘅妈妈      b. 佢係旧年生嘅妈妈  
x. 呢个係旧年生嘅仔      y. —— ←xb \* 佢係旧年生嘅仔

沈家煊(2008:394)认为像上述的“的”字句“表达的是一种主观认同的移情义, 因此看一种语言里的系词谓语句是否有这种说法, 也是判定这种语言主观性程度高低的一个参量”。按照这个思路, 普通话或许是“主观性较强”的语言。假如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话, 那么, 粤语是“主观性较弱”的语言吗?

所谓“主观性的强弱”可以体现在“概念转指”。沈家煊(2007)认为(10)的“医院”是用来转指“进医院的病人”, 他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转指在普通话十分常见。比如说, (15)的“那辆车”用来转指“那辆车上的”。然而, 我们发现像(15)的说法在粤语一样可以说, (16)的“晒架

车”(那辆车)一样可以转指“那辆车上的人”。就这一点而言,粤语不一定是“主观性较弱”的语言。

(15)这辆车上面的人安然无恙,那辆车呢?

(16)呢架车上面嘅人安然无恙,嗰架车呢? 这辆车上面的人安然无恙,那辆车呢?

沈家煊(2007)认为(9)的“孩子”转指“(生)孩子的爸爸”,就正如(17)的情况一样,“小丽”用来转指“小丽的爸爸”。事实上,(18)在粤语一样可以接受,用了孩子的名字转指她的爸爸。既然(18)在粤语可以说,为什么(12)却不行呢?

(17)小丽他爸爸已经来了。小丽呢?

(18)小丽嘅爸爸已经嚟咗。小丽呢? 小丽他爸爸已经来了。小丽呢?

此外,沈家煊(2007)认为普通话(9)和(10)跟下面的句子没有太大的区别,性质是一样的。

(19)她是儿子,我是女儿。

(20)你是协和医院,我是北京医院。

以(19)为例,“她是儿子”是通过“类推糅合”把“她”和“儿子”等同起来,表达了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态度。“糅合”的产物填入 y 的位置形成以下的方阵格局:

|             |                 |
|-------------|-----------------|
| (21)a. 她当母亲 | b. 她是母亲         |
| x. 她生儿子     | y. —— ← xb 她是儿子 |

事实上,(19)和(20)两句在粤语都能说,例如(22)和(23)。在(22)的语境里,“佢”应该理解为指女性的代词“她”。

(22)佢係仔,我係女。她是儿子,我是女儿。

(23)你係协和医院,我係北京医院。你是协和医院,我是北京医院。

以粤语的(22)为例,按照“类推糅合”的方法,为了产生这个句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方阵格局。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佢”(她)和“仔”(儿子)可以通过“类推糅合”等同起来,表达主观态度,但(12)却不可以?

|             |                |
|-------------|----------------|
| (24)a. 佢做妈妈 | b. 佢係妈妈        |
| x. 佢生仔      | y. —— ← xb 佢係仔 |

除此以外,按照沈家煊(2006a)的分析,(25)这个句子是通过(26)的 b 和 x 的“糅合”而产生。

(25)王冕死了父亲。

|                |                   |
|----------------|-------------------|
| (26)a. 王冕的某物丢了 | b. 王冕丢了某物         |
| x. 王冕的父亲死了     | y. —— ← xb 王冕死了父亲 |

有趣的是,粤语允许这种通过“类推糅合”产生的句子,(27)在粤语是合语法的句子,(28)是仿照(26)所得出来的方阵格局。从“王冕死了父亲”这样“经典”句式的生成方式来看,普通话和粤语又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允许“类推糅合”。由此可见,粤语并不一定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类推糅合”的语言。

(27)王冕死咗老窦。王冕死了父亲。

|               |                   |
|---------------|-------------------|
| (28)a. 王冕嘅嘢跌咗 | b. 王冕跌咗嘢          |
| x. 王冕嘅老窦死咗    | y. —— ← xb 王冕死咗老窦 |

当然,诚如沈家煊(2006b)指出,“语言类型不可能是纯粹的”。不过,从宏观的角度比较汉英这两种语言,他认为汉语基本上以“糅合”(或者在该文称为“整合”)的方式为主。那么,沿

着这个思路,从汉语方言比较的角度来说,粤语又属于什么类型的语言?为什么粤语允许某些句式进行“类推糅合”,有些却不能?

### 三 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

在上述例句(1)里,重复在(29),那个所谓“准定语”的“的”字结构形成了“形义错配句”。

(29)[他的老师]当得好。

(30)[你的牛]吹得太过火了!

事实上,那个由“准定语”所形成的名词短语,除了出现在主语的位置外,可以出现在宾语的位置,形成像(4)等的“形义错配句”,重复于下:

(31)他当[他的老师]。

(32)他念[他的书]。

(33)你吹[你的牛]。

沈家煊(2007)认为无论“准定语”出现在主语还是在宾语,以上这些“形义错配句”都由“类推糅合”所造成的。“准定语”位于主语的例子,例如(29)的产生方法,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见(8)的方阵格局)。至于“准定语”位于宾语的情况,比如(32),沈家煊(2007)认为是通过“b”和“x”的“糅合”而得出来的。

(34)a. 他做事

b. 他做他的事

x. 他念书

y. —— ← xb 他念他的书

通过方言语法的比较,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那就是粤语就这种“形义错配句”,呈现了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上述普通话的例子(29)和(30)在粤语都不能接受,例如(35)和(36)。然而,“准定语”位于宾语的例句,例如普通话的(31)、(32)、(33),在粤语里都是合语法的,例如(37)和(38)。

(35)\*[佢嘅老师]做得好。他的老师当得好。

(36)\*[你嘅牛]吹得太过分啦!你的牛吹得太过火了!

(37)佢做[佢嘅老师]。你当你的老师。

(38)你吹[你嘅牛],我读[我嘅书]。你吹你的牛,我念我的书。

这种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可以进一步在普通话的(5)和(6)(重复在(39)和(40))体现出来,(41)和(42)显示了跟这两个普通话的例子对应的粤语句子是合语法的。<sup>②</sup>“我嘅脾气”(我的气)和“三日嘅书”(三天的书)是包含典型“准定语”的“形义错配”的短语,在(41)和(42)的粤语例子里,它们在宾语的出现都没有问题。

(39)他生[我的气]。

(40)他看了[三天的书]。

(41)佢发[我嘅脾气]。他生我的气。

(42)佢睇咗[三日嘅书]。他看了三天的书。

如果这种“形义错配”的短语既非在主语的位置,也非在宾语的位置,而是单独使用的小句,例如上述的(2),重复在(43),粤语则没有这样的说法,(44)在粤语里是不能接受的。

(43)他的主席,你的秘书。

(44)\*佢嘅主席,你嘅秘书。他的主席,你的秘书。

根据上述的讨论,粤语就这些包含“准定语”的“形义错配句”的分布,呈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准定语”只出现在宾语,其他的位置不能接受。按照“类推糅合”的分析,为什么只出现在宾语位置的短语允许“类推糅合”,产生出“形义错配”的例子,但位于其他句法位置的短语却不可以?

事实上,主宾语不对称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粗略的描述,不一定涵盖所有的情况。严格来讲,普通话例句(3)(=(45))的“去年生的孩子”属于“是”的宾语。虽然“准定语”位于宾语,但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了粤语对应的例句(12)(=(46))却是不合语法的。那么,同样位于宾语,

我们怎样解释粤语合语法的和不合语法的对立？

(45)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46)\*佢係旧年生嘅仔。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普通话和粤语的异同,我们把上述讨论过的六种“形义错配句”,总结在下面的表格里,并且注明它们的语感判断。

(47)普通话、粤语“形义错配句”的异同:

|              | 普通话 | 粤语 |
|--------------|-----|----|
| 他的老师当得好。     | +   | -  |
| 他的主席,你的秘书。   | +   | -  |
| 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 +   | -  |
| 你念你的书,我睡我的觉。 | +   | +  |
| 他生我的气。       | +   | +  |
| 他看了三天的书。     | +   | +  |

#### 四 动名词名物化的分析

Huang(1997)曾经把包含“准定语”的“形义错配”的短语分析为“动名词”(gerundive)。他指出量词的选择显示了“形义错配”的名词短语事实上是一个动名词,而并非普通的名词短语(黄正德 2008)。以上述普通话(30)的“你的牛”为例,黄正德(2008:232)指出,如果要加上一个量词,这个量词只能是“个”,反而不能用一般跟“牛”搭配的量词“头”,正如(48)所示。由此可见,量词“个”所修饰的不是普通的名词“牛”,而应该是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动名词。

(48)[这个/\*头牛]吹得太过火了!

按照 Huang(1997)的思路,我们把动名词的分析扩展到那六种“形义错配句”,并且认为在那些例子里,“准定语”所修饰的都是一个动名词。我们认为动名词名物化(gerundive nominalization)通过句法移位产生。每个动名词包括两个部分:动词短语 VP 和名物化词头 Nom(nominalizer)(Fu 1994;Huang 1997;黄正德 2008)。动词短语和名物化词头这两个部分组成了名物化短语 NomP,即动名词,形成了(49)的句法结构。所谓动名词名物化,就是要求动词 V 进行移位,提升到名物化词头 Nom 的位置。只要动词可以移到名物化词头的位置,就能够产生出动名词。

(49) ... [NomP Nom [VP V...]]

上述六种“形义错配句”的共同特点就是形成动名词的动词是空的 *e*,即没有语音形态的动词。虽然是空的,但它在动名词名物化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提升到名物化词头 Nom,形成了动名词。然后,那个所谓“准定语”衔接(adjoin)到名物化短语 NomP 之上,形成(50)的结构,作用是修饰整个名物化短语。

(50) ... [NomP 准定语 [NomP Nom [VP *e* 宾语]]]

为什么粤语没有部分的“形义错配句”?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粤语缺乏形成动名词的句法移位,可以形成合格的动名词。普通话和粤语名物化的主要差异就是由(51)的参数所决定。

(51)普通话的名物化词头 Nom 能够诱发动词移位,但粤语的 Nom 却不能。

下面的例子进一步显示了普通话和粤语的差异,(52)和(53)是普通话的例子,但粤语却没

有对应的说法,例如不合语法的(54)和(55)。因此,粤语原则上是一个缺乏动名词的语言。<sup>③</sup>

(52)我赞成她的不见记者。(石定栩 2003:262;胡裕树、范晓 1994)

(53)张三的曾在美国留学(司富珍 2002)

(54)\*我赞成佢嘅唔见记者。

(55)\*张三嘅曾经嘅美国留学

为什么“准定语”的分布在粤语里好像呈现了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我们认为,在那些“准定语”在宾语的个案,动词进行了移位,而且可以移到名物化词头的位置,形成了合格的动名词。以刚才讨论过的粤语例子(37)为例,重复在(56),按照 Huang(1997)的分析,(56)应该由(57)的结构所推导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动名词,“佢嘅”(他的)是修饰动名词的“准定语”,动名词作为轻动词 DO 的宾语,而“佢”(他)是主语。(57)大概的意思是“他做了他当老师的事”。由于轻动词 DO 要求动词移位,因此,动词移位由轻动词所诱发,而并非由名物化词头 Nom 所诱发。动词“做”只不过为了满足轻动词的要求,一步一步往上爬,“顺道经过”名物化词头,最终到达轻动词。(58)显示了动词移位的路径。在这样的结构里,由于“顺道经过”的原因,动词有机会移到名物化词头,提供了形成动名词的条件。这样解释了为什么粤语的“形义错配句”往往跟宾语有关。

(56)佢做[佢嘅老师]。他当他的老师。

(57)佢 DO[[佢嘅]做老师]

(58)主语 DO[<sub>NomP</sub> 准定语[<sub>NomP</sub> Nom[<sub>VP</sub> V 宾语]]

如果动词(或空的动词)位于一个并非作为轻动词宾语的位置,例如(35)的主语位置“\*佢嘅老师做得好”(他的老师当得好)、(44)的小句“\*佢嘅主席”(他的主席),碍于(51)的参数所限,粤语的动词没有机会,也没有理由移到名物化词头,因此不能形成动名词。所谓主宾语的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

至于不合语法的(12),重复在(59),让我们假设粤语系词“係”(是)的宾语是一个名物化短语 NomP,如(60)所示。一方面,由于(51)的参数所限,空的动词 *e* 不能移到名物化词头 Nom;而另一方面,这个结构缺乏任何能够诱发动词移位的轻动词,可以让动词“顺道经过”名物化词头,跟上述的(58)不一样。无论如何,(60)的动词都没有办法移到名物化词头,形成合格的动名词。

(59)\*佢係旧年生嘅仔。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60)\*主语 係[<sub>NomP</sub> 准定语[<sub>NomP</sub> Nom[<sub>VP</sub> *e* 宾语]]]

综上所述,我们的句法分析为普通话和粤语就“形义错配句”的异同提供了系统的、合理的分析,尤其是解释了所谓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甚至是同样位于宾语内的“准定语”的差异,克服了“类推糅合”所遇到的难题。简单来讲,粤语所不允许的“形义错配句”都跟形成名物化的移位有关,而那些由所谓“类推糅合”所产生的合语法的句式,例如(22)的“佢係仔”(她是儿子)句、(27)的“王冕死咗老窦(王冕死了父亲)”句等,<sup>④</sup>以及跟所谓“概念转指”有关的句式,例如(18)的“小丽呢”,都跟动名词的产生无关。如果我们研究的方向是正确的话,正好显示了普通话和粤语的差异由形成动名词的移位参数所决定,本文的结论进一步支持了汉语方言语法的异同可以通过参数理论来解释(邓思颖 2003)。

## 五 余论:体词短语内的移位问题

假如我们所提出的移位参数是对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粤语的名物化词头

Nom 不能够诱发动词移位? 粤语体词短语内缺乏移位能力, 这个假设似乎并不是“孤例”。普通话和粤语名词移位的参数, 在生成语法学的文献里, 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见: 普通话的名词能够进行移位, 可以提升到表示有定意义的限定词“D”(或者具有相似性质的功能词), 形成有定的光杆名词, 例如(61)的“杯子”。然而, 粤语的名词没有这种移位, 因而欠缺有定的光杆名词, 例如(62)(Li 1997; Au Yeung 1997, 2005; Cheng and Sybesma 1999; Sio 2006 等)。

(61) 杯子打碎了。(普通话) (62)\* 杯打碎咗。(粤语)

按照这个思路去想, 我们可以这样说: 粤语的名物化词头不能诱发动词移位, 就好像粤语的限定词不能诱发名词移位一样, 在体词短语的层面, 粤语比较“保守”, 没有移位的现象; 相对来讲, 普通话体词短语内的成分比较“好动”, 名物化词头诱发动词移位, 形成动名词, 而限定词可以诱发名词移位, 形成有定的光杆名词等。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 究竟体词短语层面的移位参数是否说明了普通话和粤语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语言类型?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 就会发现普通话和粤语的体词短语和小句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好像呈现了截然相反的现象: 在小句的层面, 粤语的动词比较“好动”, 动词的移位比较高; 普通话的动词相对“保守”, 动词的移位比不上粤语的那么高(邓思颖 2003, 2006)。那么, 粤语体词短语层面的“保守”跟小句层面的“好动”有没有关系? 普通话体词短语层面的“好动”跟小句层面的“保守”又有没有关系? 体词短语和小句看来像“此消彼长”的现象, 能否得到其他的汉语方言的验证? 由此可见, 在参数理论的框架之下, 我们可以在汉语方言的研究里发现更多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现象, 让我们对汉语甚至是人类语言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不过, 由于篇幅所限, 以上种种问题, 难以三言两语解说清楚, 我们只能留待日后作更深入的研究。

## 六 结 语

沈家煊(2007)讨论了六种带“的”字的所谓“形义错配句”, 提出了“类推糅合”的分析方法。我们通过普通话和粤语的比较, 详细讨论了这六种“形义错配句”, 指出了“类推糅合”的分析方法所遇到的难题, 不能准确地解释普通话和粤语的差异, 甚至不能解释粤语内部的差异, 例如所谓主宾语不对称的现象。

我们论证了这些由“准定语”所形成的“形义错配句”都是由动名词名物化所推导出来的, 跟“类推糅合”没有关系。造成普通话和粤语“形义错配句”差异现象的原因, 都跟形成动名词的移位参数有关: 普通话的名物化词头 Nom 可以诱发动词移位, 形成动名词, 而粤语的名物化词头不具备这项特征。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 本文显示了汉语方言语法的异同可以通过参数理论来解释, 从而证明了参数理论的正确性。

### 附 注

①为了迁就日常生活的习惯, 我们在例(14)改用“妈妈”生孩子而并非“父亲”生孩子。

②不少跟(39)同类的粤语例子都没有结构助词“嘅”(的), 例如“帮佢手”(帮他的忙)。没有“嘅”的原因, 可能跟音韵有关, 又或者粤语倾向使用双宾结构来表达“DO TO”的意思。有关“DO TO”意义的双宾结构, 详见黄正德(2007)的分析。

③派生名物化和动名词名物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名物化(Chomsky 1970)。粤语没有动名词, 例如“\*老师嘅闹”(老师的责骂), 但允许派生名物词, 例如“老师嘅批评”(老师的批评)。粤语的派生名物词并非能产的, 往往是从普通话/书面汉语借过来的。粤语派生名物词的能产性跟英语的情况相似(Chomsky 1970)。

④我们认为“她是儿子”句的“是”用来填补空动词句的空动词, 见 Tang(2001)和邓思颖(2002)有关汉语

空动词句的讨论。至于“王冕死了父亲”句,可以参考徐杰(1999)、邓思颖(2004)、黄正德(2007)等的句法讨论。

#### 参考文献

- 邓思颖 2002 《经济原则和汉语没有动词的句子》,《现代外语》第1期。
-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4 《作格化和汉语被动句》,《中国语文》第4期。
- 2006 《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类型的参数分析》,《语言科学》第6期。
- 胡裕树、范晓 1994 《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中国语文》第2期。
- 黄正德 2007 《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与其句法表现》,《语言科学》第4期。
- 2008 《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语言科学》第3期。
- 沈家煊 2006a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中国语文》第4期。
- 2006b 《“糅合”和“截搭”》,《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2007 《也谈“他的老师当得好”及相关句式》,《现代中国语研究》第9期。
- 2008 《“移位”还是“移情”?——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中国语文》第5期。
- 石定栩 2003 《动词的名词化和名物化》,《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 司富珍 2002 《汉语的标句词“的”及相关的句法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徐杰 1999 《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当代语言学》第1期。
- Chao, Yuen-Ren(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isa Lai-Shen(郑礼珊), and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 509-542.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In Roderick A. Jacobs and Peter S.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184-221. Waltham, MA.: Ginn and Company.
- Fu, Jingqi(傅京起). 1994. On deriving Chinese derived nominals: Evidence for V-to-N rais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Huang, C.-T. James(黄正德).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 Lee, Thomas Hun-tak(李行德), and Carine Yiu(姚玉敏). 1998. Final “de” and “ge3”: A nominalization analysis for cleft sentences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SHK Annual Research Forum,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Tang, Sze-Wing(邓思颖). 2001. The (non-)existence of gapping in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ory of gapp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 201-224.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Key words:** Chinese rhetoric, research, reflection

**Li, Xiaoping, On “Yuhui” (语汇学, the study of phrases) and Some Relevant Issues**

In view of the confused us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s like *yu* (语), *yuhui* (语汇) and *yuhui* (语汇学) in Chinese language study, the paper holds that as linguistic terms *yu* (语) refers to phrases or word groups; *yuhui* (语汇) is the collection of phrases; and *yuhui* (语汇学)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studying all the phrases, which forms *ciyuxue* (词语学, the study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gether with lexicology.

**Key words:** *yu* (语), phrases, vocabulary, *yuhui* (语汇学), lexicology, *ciyuxue* (词语学)

**Chen, Lizhong, On the Recognition Criteria of Xiang Dial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ditional recognition criteria of Xiang dialect, holding that to decide whether a Chinese dialect belongs to Xiang dialect, four criteria should be met simultaneously; 1) the criterion of the initials; 2) the criterion of the ending of the finals; 3) the criterion of the tones; and 4) the criterion of region.

**Key words:** Xiang dialect, recognition criteria, initials, ending of the finals, tones, region

**Huang, Xiaoxue, On the Particle “ha” (下) in Susong Dialect in Anhui Province**

“*Ha*” (下) in Susong dialect is used as a phase complement indicating momentariness, an imperative-mood particle and a particle indicating anticipatory mood. The momentary mood “*ha*” (下) derives from the verb-quantifier “*yi-ha*” (一下). The imperative-mood particle “*ha*” (下) i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momentary “*ha*” (下), while the anticipatory-mood particle “*ha*” (下) i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imperative-mood particle “*ha*” (下).

**Key Words:** Susong dialect, anticipatory-mood particle, imperative sentence, language typology

**Song, Zuoyan & Tao, Hongyi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ausal Clause Sequences in Discours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ausal clauses introduced by *yinwei* (因为) in Chinese and *because* (‘cause) in English on the basis of spoken and written corpora. The data show that although final causal clause sequences are predominant in both languages, there are substantially more initial ones in Chinese than in English. In addition, final causal clauses introduced by *because* generally emerge after a dispreferred response, the Chinese *yinwei* (因为) clause can follow a preferred response as well as a dispreferred one. In written texts, *yinwei* (因为) clauses occur not only in such contexts as negation, contrast and strong evaluation as English *because* clauses do, but also in contexts of modality and comparison.

**Key Words:** causal clause, compound clause, discourse grammar, preference organization

**Tang, Sze-Wing, On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and a Parametric Analysis of Nominalization**

Shen (2007a) proposes a theory of “analogical blending” for six types of so-called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in Chinese. In this paper, it is proposed that thos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are all derived by gerundive nominalization, arguing against the “analogical blending”,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darin and Cantonese. The lack of som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in Cantonese is due to a syntactic constraint on Cantonese nominalization, particularly a movement parameter associated with the derivation of gerundives.

**Key Words:**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analogical blending, parametric theory, Cantonese